

一个失恋者来到神父前

原创 冷罐儿 沙漏狗shallowdog

2021-08-03
12:00

不在一个暴雨的夜晚、也不在一个昏聩的午后，失恋者在一个骄阳灼烈的清晨来到神父前。

“迷途的旅人，”为了打哈欠不张开嘴，神父的眼里憋出泪来，“是什么让你如此急迫地来到这里，在昨夜最卑劣的忏悔者之后、在今晨最虔诚的早祷者之前？”

“我忏悔我的困惑。”

“发生甚么事了？”

“你戕害了邻人的躯体吗、你盗窃了邻人的钱财吗、你辱损了邻人的人格吗？又或者，你纵容了恶意的发生吗、你忽略了邻人的求救吗、你怀疑了你的信仰吗？”

“全都没有！” 失恋者立即否认，又马上喃喃自语，“但、可能、大概、也许这些卑劣的行径我都曾涉足，只不过是“以爱”的名义...”

“噢，爱！”神父的鼻孔流出一大滴厌倦的清涕，随后又被中指从容不迫地拭去。

“每一天、每个时辰、每个人都想问这个问题。在你之前，我已接待了一位西二旗妓女、一个大厂寄生者和一个失神的公众号编辑，他们倾吐了风格迥异的伤心事，但请相信我，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判断，他们问的都是“爱”的问题。

“我甚至可以轻易地告诉你结论 —— 无论你的倾诉多么具象，也会大大超出我的能力范围。继续敬畏上帝吧，我只能如此安慰你。”

“但，慈爱的我父。性早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相反，丢人的倒是多愁善感的爱情。我与周围人无从交流，我既羞耻于自己的感伤，又负罪于给别人造成无谓的忧郁。因此，我只能求助于你。

“我没有过多的乞求。我只想将一切如实相告。”

“据我了解，像你这样的失恋者总是要借酒杯浇块垒。接下来，你准备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，可怜人？”神父问。

“不。我不准备露出可怜相。可怜相是一种妄想症，希望通过惩罚自己来感动情偶，实际上不过是一场拙劣的碰瓷。如果我和情偶真的有爱的维系，那么我从不应该通过表演痛苦以使她感到痛苦；如果我和情偶根本没有爱的维系，那么我的痛苦将永远无法传递。”

“我听说，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是这个世界上最常见的美德，也许你作为一个沙东人，从小就被这美德教化。那么，你是要扮演一个控诉者吗？”神父问。

“不。我不准备控诉。我确信爱存在的痕迹，它到来时比现在窗外的阳光更不留情面，它完全穿透我们了，它使我们的血液雾化了，飘散、交融在一起了。这样的感受即使在血迹斑斑的回忆中也清晰可见，无论我从哪个角度走进名为“控诉”的沙漠，这片爱之绿洲总是在不经意间已经滑到我的脚下了。”

“我听说，爱是一种天赋，要么生来就有，要么永远没有，也许你有。那么，你准备扮演一个爱的隐藏者吗？”神父问。

“不。如果爱早已与我无关，我坦然接受；如果爱仍常伴我身，我不加掩饰。苦心孤诣地隐藏爱的重点并不在于隐藏，而在于苦心孤诣。隐藏者不得不落入这样的悖论——既不希望情偶发现自己的爱意，又希望情偶可以体会到自己的苦心孤诣，进而能更加深刻地发现自己的爱意。这无谓的困境无非是可怜相的另一种更为隐忍的表达。”

“我听说，爱的时候不必撒谎，这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。所以，你要扮演一个爱的等待者？”神父问。

“不。没有什么焦灼能胜过等待了，或者直接这么说吧，等待就是焦灼的同义词。当我因为焦灼而在深夜不能成眠，那是因为在等待睡眠；当我因为焦灼而大脑失神，那是因为在等待注意力；或者，当我因为焦灼而迁怒情偶，那是因为在等待情偶的宽慰。我慈爱的神父，你看看吧，如果我变成了爱的等待者，就不得不忍受它也许永远都不会来的焦灼。”

太阳已经爬上来了，汗渍悄悄蔓延到神父藏在宽大袍子里面的后背上，他因又忘了预约那位空调师傅而懊悔不已，但更懊悔的，还是陷入了这位失恋者不知所谓的辩论场。

“那你只能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了，”神父对接踵而至的否定已不耐烦，不愿再复述道听途说，“你拒绝一切分类。”

“对不起，My holy father，但我必须继续否定下去。我认为爱已经被各种证明符号所包围，它现在如牛负重。虚无或犬儒，只会让爱愈发困难重重。人总是会被同类吸引，但吸引远不足以建构爱，甚至与爱背道而驰。吸引的本质是同一性，而爱的本质是差异性，是从主体的纵身一跃，是去往他者的领地，是主体的复调。”

“My son，”神父怜爱的表情下难掩厌恶，“没有人用你这样的语气忏悔，你用这些复杂的学术名词把我绕晕了，也把自己

绕晕了。你下了太多定义，站在“人类”层面说太多，那不是你应该存在的位置。不要再鲁了，现在你不妨直接告诉我，你来之处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只想将一切如实相告。”

“Define“如实”，Please。”

“这意味着我将不倚仗任何身份、不站在任何立场上，客观地表达我在爱中的感受。惟其如此真诚，我才能获得情偶的信任。”

“嘘！好放肆的迷途羔羊，你能体会到这句话后面潜藏骄傲吗？”神父的声音上升了几个音调，“保持客观，一种无立场？这确然无疑是一种上帝视角。上一个如此自负、宣称坚持“零度写作”的人，上帝用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。还有他所推崇的那位作家，那个自认为无立场的人，上帝安排了另一场车祸。

“没有客观的表达，我的孩子。语言——或者一切——在两种原因的加持下被表达出来，一种是你声称的原因，一种是真正的原因。你的滤镜内置在你的视野，连你自己都无法分辨。事实上，除了我最爱的上帝，没有谁有资格分辨。

“一切语言在说出之前已经变形，一切语言在说出之后即将接受情偶的第二次变形，这是语言们业已自我接受的命运。

“更何况，”神父得意地顿了顿，“即便我才疏学浅，也已经从你刚刚的表达辨认出了许多伟大作家们的身影。你所谓的忏悔、所谓对爱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援引，你越真诚地相信这些想法出自你本心，这就越不啻于一场猥琐的抄袭。而我听说，爱，必须、只能是一种原创。”

在没有空调的懊热午后，神父仰面睡在床上，力求自己比午后本身更加慵懒。

多年以来，他已习惯于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任何忏悔而做梦，但今天那场对话的结尾如实地造访了他的梦境。

这场对话早就该结束。神父说：“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带走一些真正的感受，而不是这种空泛的辩论，请告诉我你具体的困惑吧。”

失恋者的困惑比刚来时更浓郁：“如果语言确然像你说的那样，那爱岂不只是一场误解叠加着误解、谎言叠加着谎言的对镜自照？”

“你也可以把爱想象成一个有回音的房间，充盈着你与情偶尽情编制的恋人絮语。也许你仍无从辨别什么是真实的你，更无从辨别什么是真实的情偶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就被絮语包裹在这个房间里。”

“可我无处安放溢出的爱意，放在何处我都不放心，怕被嫌恶、怕被曲解、怕被遗弃。”

神父用前所未有的勇敢目光逼视失恋者的眼睛：“所以才有上帝——

“——而且还有你自己。”

神父知道，从前，自己所有的忠告都不过是以安慰为名的无聊诅咒。但今天，面对这个本不准备解决的宏观问题，反倒说进了两个心坎儿里。

